

《六祖大師法寶壇經》。

今天我們講到第一章裡面的第四段，「黃梅禮祖」。請看經文：

【能安置母畢。】

他把他母親安置好了。

【即便辭親。不經三十餘日。便至黃梅禮拜五祖。問能曰。汝何方人。欲求何物。能對曰。弟子是嶺南新州百姓。遠來禮師。惟求作佛。不求餘物。】

第一次見面第一句話，問對的第一句，也可以說將整個佛法修學要領給我們提示出來了。從這個地方我們深深的體會到，能大師實在是了不起。古人我們且不論，以我們親身經歷而言，諸位曾經見過幾個人這一發心就求作佛，不求餘事？這一種氣象的確是不可多得的。通常我們見到，譬如說一個老和尚問你，你到這兒來幹什麼？我到這兒來學佛法，我到這兒來學經、來學教。都沒有聽說過，我到這兒來是作佛的，別的我都不求。你們諸位想想看這種氣概。有不少人到佛門裡面來求什麼？求佛菩薩保佑我家裡老少平安，求佛菩薩保佑我升官發財。幾個人想到作佛這個事情要緊？諸位再回過頭來想想，我們自己本身又如何？我們發心的時候，想想我們第一次進佛門，我們第一句話問的是什麼，答覆的是什麼？然後就曉得我們的成就為什麼比不上能大師。

能大師只有一個願望，作佛。而且對於作佛具足了信心，毫無懷疑，所以他一生成佛了。成佛，這個作佛就是成佛，諸位請看這個地方，作佛就是成佛，成佛就是成就無上正等正覺，也就是我們

所謂究竟圓滿真實的智慧，梵語稱之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我們看六祖對於這樁事情，他是一點都不謙虛。而我們對這樁事情太客氣了，無上正等正覺，我怎麼敢？太客氣了，自己不敢，要推給別人，別人成佛，我自己業障太重了，這一生怎麼能成佛？有個下品下生我就很滿意了。這怎麼能跟人家相比？人家就是上品上生還不滿足，他一定要成佛才滿足。這樣的志向，這樣的氣魄，我們應當要效法，應當要記取。這句話，我們可以想像而知，五祖非常中聽。在我們想像當中，他大概在黃梅一生的教學也沒有碰到過這麼一個學生，是來作佛的。別人來怎麼說？我來參禪的、我來想求個悟處的，總是說的這些。大概從來沒有聽說來作佛的，所以這個必然是很中意、很歡喜。於是乎下面這就是考試的話，這就是口試了。五祖就說：

【汝是嶺南人。】

『嶺南』是中國的邊區，邊地，沒有開化的地區、文化落後的地區。

【又是獠獠。】

『獠獠』就是夷蠻民族。

【若為堪作佛。】

這怎麼能作佛？諸位要曉得，這幾句話絕不是五祖輕視他，不是五祖諷刺他，是考試他，考一考他，看他的見地如何。

【能曰。人雖有南北。】

五祖住在黃梅，六祖生長在嶺南，地區上講有南北，『人雖有南北』。

【佛性本無南北。】

佛性平等，哪有南北之分？

【獠獠身。】

野蠻地方長的這個身體。

【與和尚不同。佛性有何差別。】

『和尚』是我們的親教師。這就是一個是在導師的地位，一個是沒有讀書、沒有受過教育的邊方人，佛性又有什麼差別？這一回答，就得了一個滿分。經上常說，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」，既有佛性，就當作佛。所以佛在《華嚴》、在《圓覺經》裡面告訴我們，「一切眾生本來成佛」，就是基於這個理由而說的，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。什麼叫「佛性」？在此地是一個很重要的佛學名詞。佛性在佛經裡面有許多的名詞，名字所說的不一樣，事實是一樣的。性就是本性，佛是覺，所以經上也講真心，區別不是妄心，有講本覺，有說真如，有說本性，或者說第一義諦，或者是說實相般若，全都是說的一樁事情。這一樁事情是眾生與佛本有的，不是說只有佛有，眾生沒有，眾生與佛本來有的，這個要記住，本有，本來有的。不滅不易，不易是決定沒有改變；換句話說，不管他成佛也好，他做眾生也好，佛性人人本有，佛性永遠是不生不滅，永遠沒有變改，這是諸位要記住的。所以人有南北，佛性沒有南北；人有獼猴與和尚，佛性沒有獼猴與和尚。佛法裡面講平等，就是基於這一個事實而說的。

下面一個名詞，諸位也必須要曉得，這是佛學常識，就是「和尚」。和尚是印度話，印度梵語，「華語親教師」，中國話的親教師。親教師，親自指導我們的老師。譬如在學校裡面，諸位要曉得，學校裡面，親教師是誰？是校長。諸位一定要了解這一樁事情。誰教導我們？校長教導我們。可能你在學校裡念書，校長根本就沒有給你上過課，但是他是親教師。什麼原因？諸位必須要曉得，整個教育的構想、課程的安排、進度的排定，統統都是校長規劃的，教員不過是執行他的計劃而已。所以教學的成敗，這個責任是校長

負的，不是教員負的，諸位要曉得這個道理。所以一個學校裡面，校長是親教師。寺院就是學校，前面跟諸位說過了，佛法不是宗教、不是哲學，佛法是釋迦牟尼佛的教育、是釋迦牟尼佛的教學，所以釋迦牟尼佛是我們的親教師，是我們根本的親教師。寺院就是學校，就是修學的場所，寺院的住持就是親教師，就好像一個學校的校長一樣。它裡面還有首座和尚，那就類似學校裡面的教授、教員，在佛法裡面稱之為軌範師，就是阿闍黎，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們的模範，可以做我們的榜樣，我們稱之為闍黎，稱之為阿闍黎。所以和尚在佛法教學裡面是最尊貴的稱呼，那與我們自己的關係就太密切了，這是一點常識，我們應當要懂得。

除這個之外，在佛門裡面還有一些稱呼我們都必須要曉得。譬如稱法師，法師也是一個通稱，凡是修學佛法的都可以稱之為法師，以佛法教導別人的也可以稱法師。因此和尚跟法師是一般的通稱，可以說是分在家、出家。也許諸位聽到奇怪了，那在家人也能稱和尚？對的。我舉一個例子給諸位說，民國初年，歐陽竟無居士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，他是這個學院的負責人，是這個學院教學規劃的人、設計的人、主持人；換句話說，歐陽大師就是支那內學院的親教師，所以他就稱和尚。他是在家人，他稱和尚，他的學生稱他和尚。在我們現前這個地區，李老師在慈光圖書館、在蓮社教學三十年，學生最保守的估計也有二、三十萬人，他是這一方的親教師、和尚，他也沒有出家。

這就說明了，和尚、法師，出家、在家都可以稱，但不是隨便稱的。如果我是一個出家人，我沒有教化一方，我稱法師可以，稱和尚不行。為什麼？我沒有主持這一方的教學，沒有負起這個責任，不能稱和尚，可以稱法師。所以法師是一個通稱，在家、出家，男子、女人，都可以稱。唯獨比丘跟比丘尼，這個名稱在家人不能

稱，那是一定要出家受具足戒的男子、女人才稱為比丘跟比丘尼。這也是平常的佛學常識，希望諸位能夠注意到，比丘、比丘尼，這是在家人不能稱的。這從稱謂上來看，諸位也就了解佛法不同於宗教，也能夠看出它確實是教育。

六祖大師經過五祖這麼一口試，就真正是圓滿通過了，而且得的是滿分。五祖想再跟他談談，可是旁邊他的學生、弟子們太多了，怕大家引起嫉妒、障礙，對於能大師有所不利，所以就不談了，考試一及格之後就不談了。於是乎就派他去擔任一個工作，做工。諸位想想這一個寺院，常住的就有一千多人，平常流水單人數也不在少數。所以在我們想像當中，他們每一天吃飯，講堂裡聽講，總有二、三千人。這麼大的一個寺院，工作、瑣碎的事情當然很多。所以經上就說了：

【祖更欲與語。】

就是想跟他再說話。

【且見徒眾總在左右。乃令隨眾作務。】

就分配他一個工作，既然來了，叫他在這裡服務。五祖心裡明白了。六祖惠能，於是再把他的見解又提了一提。

【予曰。】

就是惠能自己說了。

【惠能啟和尚。】

『啟』是下對上叫「啟」，就是啟白的意思。學生對老師，自己要稱名，不能說「我告訴你」，這個話是很沒有禮貌的，「我給你說」，這不行，一定自己要稱名。惠能啟白和尚，啟白親教師。

【弟子自心常生智慧。不離自性。即是福田。未審和尚教作何務。】

這把他自己的見解真是和盤托出。我們想想，大凡一般人自心

都是常生煩惱，幾個人自心能常生智慧？這個地方我們必須要了解，智慧是從根本智裡面生的，沒有根本智哪來的智慧？根本智從什麼地方生的？根本智從清淨心裡面生的。清淨心必須要真正離開一切分別執著，根本智才能現前。有了根本智了，六根接觸六塵境界了了分明，那就是觀照智慧。所以能大師講，弟子心中常生智慧。這個境界完全是明心見性諸佛與大菩薩的境界。『不離自性，即是福田』，換句話說，意思就是講他的福慧都圓滿了、福慧都具足了，你還叫我做什麼？寺院裡面作務，就是做工，分配粗重的工作叫你去做，大主意就是修福，福慧雙修。我福慧都圓滿了，還修個什麼？五祖聽了這幾句話，說：

【這獼猴根性大利。汝更勿言。】

你不要說了，去吧！去吧！趕快給他分配了個工作。

【著槽廠去。】

原來還沒有提到『槽廠』，根性大利了，不要講了、不要講了，到槽廠去。「槽廠」是什麼？是最粗重的工作，不是一個舒服的工作，就是到廚房裡面去幫忙。廚房幹什麼？舂米、砍柴、挑水，做這種粗重的工作。這是五祖，就是親教師，叫他去幹的。這六祖就退到後院。

【能退至後院。有一行者。】

『行者』是沒有出家，就是在家居士。但是他是常住在寺院，在寺院也是幫忙工作的，等於各個粗重工作的領班的這種性質。就派給他一個差事。

【差能破柴踏碓。】

這是最粗重的工作，派他到碓房去做破柴的工作。我們曉得，一、二千人吃飯，每一天燒的柴火是相當可觀的數量；米要舂熟，就是要去掉糠皮，那個時候沒有機器工作，完全靠人力。這樣：

【經八月餘。】

經過八個多月。下面是第五段，「五祖傳法」。這是能大師在那裡經過八個多月了，做這種粗重的工作做了八個多月了。他這八個多月，諸位要曉得，就是在那裡修甚深禪定，在那個地方修福、修慧，福慧雙修。忍大師給他指出這個修行的路，他是認真的在那裡做，別的人不曉得，他心裡面很清楚。五祖有一天見惠能。

【祖一日見能曰。】

八個多月以後有這麼一天，祖師大概巡視到槽廠這個地方，看到惠能就告訴他。

【吾思汝之見可用。】

我想想你的見解可用，可用什麼？可以成佛作祖。

【恐有惡人害汝。遂不與汝言。知之否。】

我故意的疏遠你，不跟你接近、不跟你說話，為的是怕有惡人，就是有嫉妒、障礙的人來害你，你曉不曉得我的意思？

【能曰。弟子亦知師意。不敢行至堂前。令人不覺。】

能大師說，我曉得。我因為曉得，所以我就在槽廠老實的工作，就守住我這個範圍，我也不敢到堂前去，講堂那個地方我都不敢去。為什麼？避免別人起疑心。他在黃梅這個地方能夠說是平平安安，在這個地方福慧雙修，親近五祖。所以他不敢多事，循規蹈矩。可見得他們兩個人心裡頭的默契太圓滿了，真正是所謂心心相印。

【祖一日喚諸門人總來。】

佛門傳法，雖然這接班的人，就是底下這位祖師，他已經選定了，可是在形式上還是絕對要公開，決定不可以有私相授受，我喜歡這個人，我看重這個人，我就傳給他，這個不可以的。即使看重這個人，還是一樣要參加大眾來選舉、來選拔。祖師年紀老了，要

傳祖位了，他自己也曉得他住世不久了，所以有一天就把他所有的學生統統召集來，『總來』。

【吾向汝說。】

告訴大家，我告訴你們大家。

【世人生死事大。汝等終日只求福田。不求出離生死苦海。自性若迷。福何可救。】

這首先開示，說這些學生跟他這麼多年，每一天悠悠度日不肯真正用功，這樣下去必定是虛度一生。學佛的人第一要緊的就是要覺悟生死事大，這一條比什麼都重要。第一須覺悟生死事大，這不僅是五祖對我們的開示，可以說是諸佛菩薩、歷代祖師大德，無不是以這一句做為我們共同的開示。第二修道之人要記住，不求福報。如果修道之人心心念念在求福，他就很容易墮落。古德告訴我們，人生在世縱然活上一百歲，也是剎那之間就過去了，四大幻身，豈能長久？每一天我們勞碌奔波，處處攀緣，不知道人生乃是大夢一場，患得患失，哪有真實？這是必須要覺悟的。

明朝蓮池大師他老人家有一本著作叫《竹窗隨筆》，裡面有一段故事，這一段故事是大師親自見到的，他的筆記。這一段是這麼說法，他說，今生持戒修福的出家人，在我們看起來是很不錯了。他老人家如果心地未明，就是說沒有大徹大悟，他的願力不強，願力要是不堅固，會隨業識遷流的，這樣的人他又不願意求生淨土，這樣的人來生多感富貴的果報。像我們世間這些富貴人，都是前生修這些因，可是一享受富貴就被富貴迷惑了。佛門裡面講的三世怨，第一生持戒修福，第二生享福，享福的時候他又不持戒修福了，他又迷惑顛倒了，福報享完了，好了，業報現前了，來生要墮落，所以叫三世怨。

蓮池大師說這些話，有一個老和尚搖頭不相信。蓮池大師很幽



默，他說，你別不相信，不要說來世，今世我曾經親自看到有一個法師，曾經在山上建一個茅蓬，在那裡苦修，修了十幾年，苦修了十幾年，心地很清淨也很有道德。被人發現了，被市區這些信徒們發現了，於是大家都到那裡去供養，同時給他蓋了一個寺院，蓋得富麗堂皇，請他來住。他原來在山上住茅蓬，窮得不得了，窮和尚，現在蓋個大廟富麗堂皇請他去住，於是乎就怎麼樣？結果被富貴、五欲六塵所轉了，道心就退了。現在世就退道心，來世不必說了。這個老和尚就問了，誰？蓮池大師說，老兄就是！這個法師一聽，臉色都變青了，確實是如此。所以蓮池大師相當的幽默。

可見得富貴能夠轉移人。諸位曉得，貧困淘汰人倒不容易，真正有志氣的人他不怕苦，愈是困苦、愈艱難，他的志愈堅決、愈勇猛。可是一落到富貴裡面去，完了。這是諸位必須要曉得的。富貴裡面能夠站得住腳，不隨境界遷流，那是真正了不起。所以小乘法裡面是在頭陀行、在苦行裡面修，大乘佛法裡斷煩惱是在富貴裡面斷，所以大乘境界比小乘高，就高在這個地方。我們再看看世間這一些成功立業的這些偉人，諸位留意他的出身，古今中外英雄豪傑十之八九都是出於清寒之家，有幾個人是富貴家裡出來的？你們諸位想想看這個道理。可見得富貴家裡頭容易沉迷於五欲六塵，難以自拔。所以小乘在苦行裡頭去磨鍊自己的志節，大乘在五欲六塵、在紅塵當中去鍛鍊。而修學佛法的過程必定是先小乘，後大乘，先在逆境裡面鍛鍊，然後在順境裡面鍛鍊。逆順都不動心了，就成佛了。這是兩重的鍛鍊，歷事鍊心，才能鍛鍊成一個佛菩薩。

所以五祖責備大眾，你們心目當中，天天只曉得修福，把出離生死苦海這一樁大事情把它忘掉了，這是學佛真正的目標，修學正確的方向，你迷失了；換句話說，這是自己把路走錯了，那怎麼會有成就？這是我們學佛基本的一個目標，我們是為了想從今而後免

除六道生死輪迴，為什麼？生死輪迴太苦了。一般人求富貴、求人間富貴，我不求了。你要問我為什麼不求？我看看現在這個世間做人，我害怕了。縱然生到富貴人家，你們想一想，從五、六歲念幼稚園，就背上個書包，天天在學校裡考試，考得焦頭爛額，考到二十幾歲都出不了頭，太苦了，這個我不敢幹。所以你叫我來生做人，我都不願意。為什麼？我看到現在學校太可怕了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，競爭這樣的激烈，二十多年學生的生活，已經就苦不堪言了。畢了業，到社會上再跟這些眾生勾心鬥角，人海裡面患得患失。縱然得意，也是古人所說，「萬般將不去，唯有業隨身」。我們想到這個地方，還敢來嗎？不敢來，不願意來，你又不能不來，這個才是苦事。我們為什麼要學佛？就是不想再來了，在為這個。真正要解決生死大事，是為這個學的，古德告訴我們的。

底下這幾段都相當重要。六祖《金剛經》註解裡面有這麼幾句話，諸位果然真正想了生死、出三界，一定要記住。祖師說，「心若清淨，一切妄念不生，能度生死苦海」。換句話說，生死苦海是果報。為什麼會有果報？你有妄念，善念生三善道，惡念生三惡道。所以你要把妄念離開了，一切妄念，就是善的妄念、惡的妄念統統不生了，心清淨了，因清淨，果就清淨，沒有這個果報了。這是六祖說的。《傳心法要》裡頭也有幾句話說，「善惡都莫思量，當處便出三界」，跟前面的意思是相同的。善，善的妄念，三善道的果報；惡，惡的妄念，惡的果報是三惡道的果報，這都在三界之內。所以你要是把善惡妄念統統斷了，都莫思量，都沒有了，你的心清淨了。所以這個地方諸位必須要記住，我一切的惡念都沒有了，我的心清淨了，那錯了！你還有善念，善念也不清淨。必須善惡統統離開了，才叫真清淨。因裡面沒有善惡了，果裡面就沒有三界，這是出三界，超越三界生死輪迴最重要的關鍵所在。真正想出三界

的人，你要不懂得這個原理原則，那你就無法跳出三界。

底下跟諸位講般若。因為五祖說了，自性迷了，福是沒有法子救的，福是在三界之內，沒法子救你。所以叫大家要：

【各去自看智慧。取自本心般若之性。】

『般若』是圓常大覺，圓是圓滿，常是恆常，永遠就是這個樣子，它是真正的覺，決定不迷。《般若經》裡面跟我們講般若有三種。第一種叫實相般若，這是體、本體，不但是般若智慧的本體，也是一切萬法的本體，這叫實相般若。第二種叫觀照般若，觀照般若是從體起用，誰用？自受用。第三叫文字般若，也叫做方便般若，亦是從體起用的，誰受用？他受用。諸位必須要記住，決定不是自受用，自受用是觀照般若。所以說一體兩個作用，一個是自受用、一個是他受用。體是不變的，實相般若，圓常大覺，不變的。我們現在是把這個體迷了，迷了體，我們的觀照失掉了；換句話說，自受用沒有了。自受用沒有了，哪有他受用？所以他受用也失掉了，體並沒有失去。

學佛無非叫我們恢復觀照，證得理體。恢復觀照就要依靠文字。這個文字狹義的來說就是指佛教的經論，它是開導我們觀照的，幫助我們提起觀照般若的，我們依這個得自受用。依文字般若起觀照般若，證實相般若。必須證實相般若，觀照才有了效用，才有了功夫了。然後再從實相、觀照當中，變現出文字或者是方便般若，度化一切眾生，為他受用。此地特別提出「方便」這兩個字，那就是說明，不僅是文字，六塵的境界、人事的環境，全是方便般若，只要你時刻在境界裡面提得起觀照功夫，一切境界、一切人事，哪一法不是般若？所以我們六根接觸六塵境界，就是方便般若。在這裡面最要緊的是提起觀照，你自己的心才得清淨，清淨心就是實相般若。這個道理必須要明瞭，就是一而三，三而一。般若智慧，圓

常大覺，就在我們的眼前，可惜的是我們自己不能夠證得，不認識。

達摩祖師有幾句話告訴我們，這個話是給二祖慧可大師講的，「達摩語慧可」，他說到我滅度後兩百年，「衣止不傳，法周沙界」。實際上這是預言，意思就是傳到第六代，他是第一代，慧可是第二代，到兩百年的時候，傳到第六代了，衣止了，不再傳衣了，傳佛法，佛法周遍沙界。這個時候，這裡有幾句話我們要特別注意到，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」，明是什麼？是悟，大徹大悟，就是悟的人不少，可是修的人就不多了。悟了以後怎麼樣？不修。換句話說，悟了不修，是不是真悟？不見得，這個諸位要曉得。「說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」，這是等而下之。前面兩句是講什麼？講禪宗的，這兩句是講教下的，教下說理者多，所謂是照本宣科，通達教理的人少。這是講的以後這個現象，特別是末法時期，這個現象我們現在都看出來了。

可是「潛行密證，千萬有餘」，這也是事實，就是真正修行人還是很多。但是他這個真正修行，外面的人不曉得，甚至於往往還瞧不起他。世間人對於一些裝模作樣的修行人，處處求表現的修行人，都是恭敬得不得了；真正修行人，這人好像沒什麼了不起，沒有看在眼睛裡頭，反而輕慢他、鄙視他，沒有把他放在眼裡。而這種人很多很多是真正修行人，就是在歷事鍊心。我要問了，眾生這樣苦，迷執這麼深重，這許多真正修行人，他為什麼不出來弘法利生，來救度這些眾生？這個意思我們在講席當中常常提醒諸位，所謂佛不度無緣之人。眾生的機緣沒成熟，你給他說真實話，聽不入耳，聽不進去；給他說假的，欺騙眾生，他反而歡歡喜喜的來上勾，那有什麼法子？可見得我們這個世間，就是我們現前，住在這個世間的，不是沒有佛菩薩，真正佛菩薩、真正的善知識，在這邊潛

修、密證的太多太多了。這些人都是規規矩矩、老老實實，絕不會出什麼花樣，搞什麼奇怪東西來騙人，那都是假的。如果這種人被人發現了，發現之後，他還是規規矩矩、老老實實的。

像印光大師，諸位都曉得，是我們的當代大善知識。他在普陀山潛修三十多年，誰知道他？到七十歲的時候，幾個居士到普陀山去朝山，見到這個法師，這個法師很老實、很樸素，於是乎跟他談談，一聽，談吐不凡。這些人回去之後，就在報紙裡面寫文章，讚歎這個法師。或者有疑問，寫信請教老法師，老法師回的有信，他們把這個信公開了，在報紙上公開了。於是乎大家才知道，普陀山有一位印光法師很了不起，大家到他那裡去求法，他出名了。所以印光法師七十歲才被人發現，他老人家八十歲圓寂的；換句話說，他弘法利生的時間只有十年。有十年影響，對於中國佛教的影響，實在是太大太大，可以說近百年當中沒有一個人能夠跟他相比。這個可以做潛行密證的一個例子。

我們曉得，真正修行人，他是絕不要名聞利養。弘法利生是隨緣，絕不是想盡方法勉強去做，不是的。緣沒有成熟，做了也是沒有用，一定要等因緣成熟才能夠收到弘法利生的效果。老法師被人發現之後，我們看他一生的行誼，從來沒有改變在普陀山的生活。換句話說，他不是像蓮池大師看到的那一位老和尚，那個老和尚是被境界所轉了，我們印光法師沒有被境界轉。印光大師晚年的時候，被人請到蘇州靈巖山報國寺。他老人家有一個原則，第一個他不做住持，所以他請別人來做住持；第二個他不收徒弟，所以他沒有出家弟子；第三，他不傳戒。他就守住他這三個原則，生活跟普陀山那個時候完全一樣。穿的衣服，一件衣服要穿幾十年，別人供養他新的衣服，他馬上供養別人，他還是穿他的舊衣服。沒有一點貪心，沒有一點貢高我慢心。換句話說，完全沒有為境界所轉。

他被人發現之後，皈依他的人何止幾百萬人，信徒供養他的錢財太多太多了，他自己沒有受用。換句話說，沒有吃一點好東西，沒有去做幾件好衣服來穿，沒有。而把這些錢財都做弘法利生的事業。所以在蘇州辦了一個弘化社，弘化社就是佛經流通處，經過他老人家鑑定、選擇，選一些好書、好的經論，由弘化社負責出版，贈送給全國、全世界，流通佛法。除此之外，只要是哪個地方有了災難，或者有旱災、或者有水災，天然的災害，老法師總是把供養的這些錢財拿去救濟，這個數字非常的驚人。老和尚一分錢沒有自己享受，所以他老人家不被外境所轉。這是我們當代的表率，是我們修學的榜樣。像他老人家沒有被人發現的，我們相信還有很多很多，不要以為現在這個世間，末法時期，沒有修行人了，那你就錯了。祖師這個說法，可見得是真實的，不是虛妄的。

再看底下一段。《傳心法要》裡頭有這麼幾句話說，達摩祖師來到中國了，「唯說一心，唯傳一法」。一法是什麼？就是證得一心的方法。「法則不可說之法」，說即無說，無說即說，要懂這個意思，「佛即不取之佛，乃是本源清淨心也」。不可說之法，不可取之佛，這兩句話非常要緊，這兩句話與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是一個意思、一個境界。

底下這一段我們再看看。佛性，佛性是萬法實相，眾生之心性也，一切眾生皆有佛性，眾生之心性就是佛性，就是萬法實相，萬法就是一切眾生，心性就是實相。見性就不是凡夫了，頓悟上乘。這個地方我們要了解迷與悟，這是從境界上來說，什麼樣的境界是迷，什麼樣的境界是悟？我們把這個看清楚，然後來檢點檢點自己，自己究竟是迷還是悟？迷的境界，論凡論聖，諸位想想是不是落在分別執著上？你分別凡、分別聖，執著凡、執著聖，說事說理，求得求證，諸位想想，全都落在六、七識裡頭，這是迷，不是悟。

悟的人怎麼樣？超越生死涅槃。生死是凡，涅槃是聖，凡聖情忘，凡與聖這個情見他忘掉了、離開了，超越生死涅槃、超越凡聖，無凡亦無聖、無佛無眾生，是這個境界。悟的人大用無方，事理不二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事，所以才顯示出自在無礙。大用無方實際上就是清涼在《華嚴經》裡面所講的理事無礙、事事無礙。因為它是一不是二，所以它無礙。迷人求得求證，悟的人無得無求。《般若心經》裡面告訴我們，「無智亦無得」。所以希求的心、得失之心全都沒有了，這是悟。如果這些念頭還有，還有求得求證，還說事說理，還論凡論聖，自己一定要覺悟是在迷位，不是在悟位。

這些意思明瞭之後，底下這經文一看就明瞭了。五祖大師是交代他們自己去看智慧。『汝等各去自看智慧』，這個看就是觀照。『取自本心般若之性』，剛才給諸位說了，三種般若，圓常大覺，然後你們作一首偈來給我看，如果你們真正要開悟了，那我就把衣法傳授給你們。

【付汝衣法。為第六代祖。】

傳正法，再把釋迦牟尼佛一代一代相傳下來的袈裟，就是佛用過的衣與鉢，做為一個信物傳授給你。禪宗裡面所謂「內傳法印」，這是以心印心，「外付袈裟以定宗旨」，意思在這個地方，你就可以為禪宗第六代祖師了。這個話交代完了之後，叫大家趕快去。

【火急速去。不得遲滯。】

為什麼？

【思量即不中用。】

思量落在分別執著裡面，所以就不能夠明心見性了，這句話在此地很重要。

【見性之人。言下須見。若如此者。輪刀上陣亦得見之。】

這是比喻，見性一定要頓悟、頓見。怎麼個頓法？這部經裡面

的例子很多，一開頭我們看到六祖就是一個榜樣。向下像惠明，我們在這一章就看到的，「參請機緣」一章、「南頓北漸」這一章，我們都看到許多的榜樣。底下是第六段，敘說神秀大師他來應試了。請看經文：

【眾得處分。退而遞相謂曰。我等眾人不須澄心用意作偈將呈和尚。有何所益。神秀上座現為教授師。】

這話的意思，就是五祖大師把他傳法的意思向大家宣布了，並且勉勵每一個人，在日常生活當中要提起觀照的功夫，果然證得實相般若，作一首偈子來給我看，我就把衣鉢傳給你，你就是第六代祖師了。大家聽了這一番吩咐之後，回頭來彼此商量一下，算了，我們不要幹這個事情了。為什麼不要幹？因為有神秀上座，他現在是我們的教授師，這個必定是他，我們何必還操這個心。諸位要曉得，這就是我剛才說了，這些人彼此都太謙虛了、太客氣了，把明心見性這個事情都推給神秀了，自己不敢當，確實沒有惠能大師那個氣象，當仁不讓。

在這裡我們把神秀大師的閱歷簡單的介紹給各位。神秀大師，「神秀書偈」，這就是應試。神秀禪師，俗家姓李，他是東都，唐朝東都就是現在的洛陽，他是東都人，就是現在的洛陽人。「出家後遇五祖忍大師，決心苦節而求其道。忍卒，住江陵當陽山。則天太后聞之，召赴都，肩輿上殿，親加跪禮，於內道場時時聞道。中宗即位，尤加寵重。見《宋高僧傳》卷八」。這個地方我是簡單的將秀大師他的事蹟給諸位介紹一下。神秀大師是一位很了不起的高僧，他在沒有出家之前，對於世間的學術就有很深的根柢，傳記裡面講得很多，我們在此地只是略略的提了一點、介紹一下。他對於世間的經史、百家無不通達，真正是一位博學多聞的才子。他出家之後，立志就是要開悟，要做一個高僧。所以他自從遇到五祖忍大



師之後，對於五祖非常的敬佩，常常跟人說，這個人真正是我的老師。

決心苦節，就是剛剛到黃梅參學的時候，他跟六祖一樣做苦工。我們想想，六祖到黃梅做苦工，大家不奇怪，為什麼？他本來就是個砍柴的，到了黃梅去，還叫他天天砍柴，那有什麼奇怪？不奇怪。六祖是貧窮、清寒出身，到黃梅去做勞役，一般人看到，這是很平常的事。可是神秀大師做苦工，那就不平常了，他是書生。換句話，沒有出家之前，他是學者；一出家之後，每一天也去砍柴、也去挑水，幹這些事情，在黃梅求法。以後由於他這個學識、辯才，也為大眾所尊敬，五祖也很喜歡他，把他提升為上座，上座就是首座和尚。因為他通達經論，世出世間的學問他都通達，常常代替五祖說法，就是教誡大眾，為五祖所器重的這麼一個人。他在五祖會下，他沒開悟。五祖過世之後，他就到江陵，江陵就是現在武漢這個地方，在當陽山那個地方修道。附近這幾個縣市的學佛的人，無論是在家、出家都去親近他，對他非常的尊敬。

這個事情沒有多久，被太后，就是武則天，被她曉得了。我們曉得唐朝這些帝王都是很虔誠的佛教徒，武則天也不例外，對於佛法非常的護持。所以聽到有這麼一位有學問、有道德的高僧，於是乎就下了聖旨，把他請到京城，到宮庭裡面來給皇帝講經。這就是請他來做國師，皇帝的老師。而且皇室對他非常的尊敬，像剛才這裡所說的「肩輿上殿」，這是太隆重了。輿是轎子，肩輿是什麼？抬轎的人抬在肩膀上的，上殿。這種情形只有皇帝才如是，你看她對待他多隆重。而且怎麼樣？武則天「親加跪禮」。武則天那個時候當權，實際上政命是出自於她手，皇帝等於是傀儡，沒有權。她親加跪禮，她跪過什麼人？對於法師親加跪禮。可見得當時的皇帝、王公大臣對於秀大師哪有不尊敬的？「內道場」是宮廷，皇宮裡

面設的道場、講堂，請秀大師皇宮裡面說法，聽眾諸位就可想而知了，帝王、這些王宮大臣，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夠隨便進到皇宮裡面去的，「時時聞道」。武則天死了以後，中宗繼位，中宗對於秀大師的恭敬更是隆重。由此可知神秀大師在北方確實是法緣殊勝，對於佛法的弘傳有很深、很廣泛的影響力。

秀大師本人對於惠能大師非常的尊敬，我們在《壇經》裡也能夠看得到。他當時是東山禪寺的教授師，在寺院是首座和尚，論地位來講，僅次於親教師。所以大家講了，心裡想了，五祖要傳位，傳給六祖，六祖一定是神秀了，我們還要作什麼偈？不要打這個妄想了。

【必是他得。我輩謾作偈頌。枉用心力。】

我們不要幹這傻事，冤枉去操這個心。大家聽到有人這麼一倡議。

【諸人聞語。總皆息心。】

別的人一聽，有道理，將來六祖是神秀，我們跟他好了，我們自己也不要操心了。

【咸言。我等已後依止秀師。何煩作偈。】

大家就不作了。

【神秀思惟。】

神秀大師一看，別的人都不呈偈子，都不作，他自己想，這些人不幹。

【諸人不呈偈者。為我與他為教授師。】

他們這些人都依賴我，我要不作個偈子送給和尚看看，和尚怎麼曉得我的見地？

【我須作偈將呈和尚。若不呈偈。和尚如何知我心中見解深淺。】

換句話說，逼著他非作偈子呈給和尚不可。神秀也是好法師，真正的高僧。他自己想了。

【我呈偈意。求法即善。覓祖即惡。】

我來作首偈子呈給老和尚，呈給他老人家看，意思是求法，求法這是善。如果我要貪圖繼承祖位，那這個念頭就錯了。換句話說，他在這個時候已經提起了警覺心，作偈的用意是求法，目的不在祖位。如果說覓祖，那就完全是凡夫。

【卻同凡心奪其聖位奚別。】

那我不就是爭奪祖位？爭奪權位是凡夫的事情，不是佛菩薩。諸佛菩薩絕不著名聞利養，怎麼會去爭位子？但是：

【若不呈偈。終不得法。】

神秀大師目的是求法。這個時候呈這個偈子，一個是法，一個是祖位，兩樁事情同時來的。秀大師的意思是在法不在位，但是現在法、位同時來。

【大難。大難。】

怕別人誤會他在那裡求取祖位。

【五祖堂前有步廊三間。擬請供奉盧珍。】

這個『供奉』是唐朝的官名。凡是有所專長的人，皇帝都召見他，在這個朝廷裡面承事，就是採用他的專長。這一位「供奉」名字叫盧珍，五祖特地請他。他的專長，他是一個畫家，畫畫得很好。像我們最近，過去的張大千先生，這是一代的名畫家。盧供奉也是當代的名畫家，請他來，請他來幹什麼？

【畫楞伽經變相圖及五祖血脈圖流傳供養。】

這《楞伽》是《楞伽經》，是佛經的名字。這個經在中國有四種翻譯，但是現在流傳下來只有三種譯本。第一種就是宋，這個宋是劉宋，宋、齊、梁、陳的宋，宋譯有四卷，我們叫《四卷楞伽》

。元魏譯本是十卷，我們叫它做《十卷楞伽》。這個《楞伽經》就是《楞伽》，一樣的，這個楞跟這個楞它音相同，它是音譯的。唐譯的就是唐朝實叉難陀，《八十卷華嚴》就是實叉難陀譯的，實叉難陀也將《楞伽經》重新翻譯，他譯的是七卷，我們稱為《七卷楞伽》。所以《楞伽》現在在中文的版本有三種譯本。楞伽是山名，據說是這個山很高，沒有神通的人那是上不去的。這部經用楞伽是比喻佛的境界之高，所謂是以處所來表法。佛的境界唯有大菩薩才能夠理解個彷彿，不是凡夫二乘所能夠理解的，取這個意思。

楞伽變相就是《楞伽經》裡面所講的這些事理用圖畫把它畫出來。這步廊三間畫的是壁畫，畫《楞伽經》裡面這些事情，以及『五祖血脈圖』。這個「五祖」就是從達摩祖師一直傳到第五代弘忍大師，每一代代相傳的這些故事，也把它畫在這個地方。可見得三間步廊（走廊）上牆壁面積相當大，所以五祖有意請盧供奉來畫這個圖。這個圖畫出來之後，流傳給後世，供養大眾，叫大眾一看這個楞伽變相圖就曉得《楞伽經》裡面的大意，它的理論、它的修學方法以及諸佛如來的境界，可以激發我們自己的道心。五祖代代相傳的這些故事，也能夠教人見賢思齊，也取鼓勵我們向道，像歷代祖師一樣的成就，有這個意思在。

【神秀作偈成已。】

他把這個偈子作好了，作好之後，想送給五祖，可是自己又想想，恐怕不太妥當。

【數度欲呈。行至堂前。心中恍惚。遍體汗流。擬呈不得。】

這種情形就是自己信心不堅固、不踏實。偈子作好了，沒有把握，想送又害怕，又退回來了，這樣前前後後好多次。

【前後經四日。一十三度呈偈不得。】

作好經過四天，這四天的時間，有十三次想把這個偈子送給老

和尚，沒有勇氣。諸位想想，這是為什麼？就是自己沒有信心。換句話說，還是見地不踏實，才會有這個現象，自己對於自己所作的東西信不過。最後他沒辦法，實在是沒有勇氣了。

【秀乃思惟。】

自己想了想。

【不如向廊下書著。】

這樣好了，我就在走廊，準備畫圖的、畫壁畫的，還沒有畫，我就把偈子寫在走廊上面。

【從他和尚看見。】

這個走廊就在五祖方丈室門口不遠的地方，他一定會看見。

【忽若道好。即出禮拜。云是秀作。】

老和尚看了要稱讚，我就出來向他禮拜，就承認這個偈子是我作的。

【若道不堪。】

如果老和尚看不中意。

【枉向山中數年受人禮拜。更修何道。】

那我在這山上住這麼多年，實在是慚愧，我擔任教授和尚，天天受人恭敬禮拜供養，自己沒有明心見性，實在是非常的慚愧。

【是夜三更。】

就是在第四天晚上三更時分，半夜，別人都睡覺了。

【不使人知。自執燈。】

自己拿了燈。

【書偈於南廊壁間。呈心所見。】

把他自己的見地說出來，以偈頌的方式說出來。實在說，我們在大經裡面時時看到，所謂「一佛出世，千佛擁護」，秀大師非常人也。我們看他後來受到朝廷的尊重，帝王的老師，他不是一個普

通人。他這種做法，我們所見到的是跡相，跡相裡面所藏的那我們就不得而知了。實在講，我們看到後面印宗法師，印宗法師把六祖推出來了，神秀在黃梅也把六祖提高了，俗話所謂是「水漲船高」。特別是顯示祖師比國師還要可貴，祖師比國師還要值得尊重，裡面含著有這個意思在。這一段的記載，秀大師也是在此地示現一個榜樣給我們看。他跟能大師等於是兩個榜樣，一個示現的，如何不能入門；一個示現的，如何才入門。兩種方式都是我們初學人必須深深的理解，然後反過身來檢點自己，我們為什麼不能入門，或者我們要怎樣入門，自己心裡就有數了。秀大師的偈子：

【偈曰。身是菩提樹。心如明鏡台。時時勤拂拭。勿使惹塵埃。】

是這個四句。這個四句偈，前面兩句是比喻，秀師之偈，比喻的本體，後面兩句是講修行的功夫。我在前一個月，在香港那邊的同參道友也是請我講《壇經》，講到這首偈子之後，講完以後，同修們要求把這首偈子細細的來說明。所以我就費了兩個小時的時間，兩個小時實際上我並沒有將能、秀二位法師的偈子完全詳細的來講解。實際上我只講了一句，就是秀大師這首偈子裡第三句『時時勤拂拭』，這一句對我們初學來講太重要了。換句話說，我們中下根性的人，秀師這首偈頌是我們最好的指導。能大師的偈子，上上根人才能夠得益處，中下根人沒有分。這一點我們必須要曉得，知道自己是什麼樣的根性，自己應當如何來修學。

這句話是比喻上說的，我們的身心本來是清淨的，現在為什麼不清淨了？大家曉得，有了染污了。如何將這個染污給它除掉、拔除，這就是「拂拭」。拂拭怎麼樣？要勤，時時勤拂拭。譬如說，眾生的心大多數貪瞋痴慢，這四種煩惱特別重。六根接觸六塵境界的時候，念隨念升起來，一天到晚眼見色、耳聞聲，乃至於意對法

塵，都起貪心。貪心就是『塵埃』，是心性裡面的塵埃。拂拭什麼？不起貪心了，把這個塵埃拂掉了。得要時時勤拂拭，否則的話，今天不貪了，明天這個貪心又現前了。歷事鍊心，鍊什麼心？就是「時時勤拂拭，勿使惹塵埃」。順境裡面，把貪的煩惱拂掉；逆境裡面，把瞋的煩惱拂掉；人與人接觸的時候，把貢高我慢的煩惱拂掉，這叫時時勤拂拭，這叫真正修行。用什麼方式來拂？觀照、觀想、誦經、念佛、持咒都行，那都是方法，就是拂拭塵勞的方法。

譬如說這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南無阿彌陀佛要翻成中國的意思是無量覺。假如我們接觸境界，在這個境界裡起了貪心了，生了貪愛了，自己曉得錯了，「南無阿彌陀佛」。南無阿彌陀佛就是皈依無量覺，我要覺。貪心起來是迷，不是覺，這一句阿彌陀佛把你的覺心提起來了，把那個貪煩惱拂掉了，時時勤拂拭。遇到逆境，冤家債主碰到了，心裡面起了瞋恨心，這個心地裡又落塵埃了，這一句「南無阿彌陀佛」，我要覺悟，我不能迷惑。瞋恚心是迷，離開了瞋恚是覺，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就是你拂拭塵勞的工具。